

第二十一章 有別的女人的氣味

趙羨回房間換衣裳，卻聽外面的門被推開了，他心裡一跳，下意識以為是姝幽從花園回來了。

這倒是不怪他，在晉王府中，除了姝幽以外，無人敢隨意出入房間。

他不以為意，伸手將屏風上的衣物拿下來披上，直到鼻尖嗅到了些許香氣，心裡猛地一突，他飛快回身望去，正對上一雙含羞帶怯的美目。

那女子眼熟得很，穿著一身石榴紅的衣裙，身段窈窕，臉頰微紅，面若桃花，眼帶春意地朝他望過來。

「王爺……」

趙羨既驚又怒，冷聲呵斥道：「誰許妳進來的？」

沈笑笑沒想到他會是這番反應，嚇了一跳，她自幼在青樓裡長大，見慣了各式各樣的客人，無一不垂涎於她們的美色，漸漸的，美麗的容貌也成為她無往不利的武器，她是被捧慣了的，還是頭一回碰到這種面對自己還不假辭色的男子。

愣了一下，沈笑笑才反應過來，絞著一雙素白的手，微微垂下頭，怯怯地柔聲道：

「是……是巡撫大人讓奴家來服侍王爺的。」

她知道自己生得美，膚若凝脂，杏眼瓊鼻柳葉眉，略微垂著頭，便有一番楚楚動人之姿，任是哪個男人見了都會心軟，除非他是個太監。

豈料今日沈笑笑撞上了南牆，面前的男人非但沒有心軟，反而皺眉斥道：「本王不需要妳服侍，出去。」

他的聲音冷冽，毫不留情，沒有一絲商量的餘地，沈笑笑不由有些慌了，心裡又是十足的不甘心，她是青樓裡的頭牌，今日能來服侍貴人，不知得了多少花娘的豔羨，再者，對方可是王爺，當今皇上的親生兒子，若是能攀上這根高枝，潑天富貴豈不是觸手可及？

想到這裡，沈笑笑不禁咬咬牙，世上的男人大抵都一般，她見得多了，就不信美色在前，這晉王爺還真能做個柳下惠。

於是沈笑笑不僅沒有如趙羨所願退出去，反而還走近了一步，顫顫巍巍地扯下腰間的衣帶，原本就單薄的衣裳霎時敞開，露出不盈一握的纖細腰身，她淚盈於睫，聲音輕顫道：「奴家不能走，求王爺可憐可憐奴家吧，若是服侍不周，叫青樓裡的媽媽知道了，奴家要被打死的……」

沈笑笑美目微紅，淚眼盈盈，又大著膽子向趙羨走了一步，怯生生再道：「王爺，求您憐惜奴家吧，奴家今日在雅間內便對王爺一見傾心，只求一夜柔情，待天亮後，奴家自會離去，絕不糾纏……」

她說著，便往趙羨的懷裡靠去，豈料趙羨冷不防一退，她撲了空，逕自撞在屏風上，直撞得她肩頭生痛，柳眉蹙起，這回眼淚是真的出來了，楚楚可憐，好不動人。

趙羨的眉頭皺成了一個死結，看著她的目光宛如在看什麼髒東西一般。

沈笑笑長這麼大，還是頭一次見到這種目光，心裡瑟縮了一下，晉王好像是真的厭惡她……

正在這時，外面忽然傳來人聲，是一個嬌俏的女子聲音，道：「王妃，這邊有臺階，您小心點。」

腳步聲越來越近，房門吱呀一聲被推開了，趙羨的臉上出現了一絲慌亂。

沈笑笑反應過來，心裡不免驚訝萬分，原來如此，晉王是帶了王妃一起來的。她正想著，外面的輕微腳步聲戛然而止，停在屏風前，沈笑笑甚至能看見有一道纖瘦的身影被燭光投映在屏風上，削肩細腰，光是這樣看著，便讓人覺得賞心悅目。

王妃一定生得很美。

雖然還未見到人，但望著那道淺淺的影子，沈笑笑的腦中竟不自覺閃過這樣一個念頭。

原先那個嬌俏的女子聲音疑惑問道：「王妃，怎麼了？」

緊接著，一道有些清冷的聲音淡淡響起，「有人。」

「誰？」寒璧一頭霧水地四下張望，她頓了頓，隨即往屏風後面轉過來，正巧對上趙羨的臉，她笑了笑，道：「王妃，是王爺回來了。」隨即她的目光落在沈笑笑的身上，突然意識到不對，猛地伸手掩住口，眼底閃過驚色，「啊，這……」她眼神震驚，顯然是誤會了什麼，視線在趙羨與沈笑笑之間來回打轉，趙羨此時是披著外裳的，沈笑笑則是衣衫不整，這副情景，但凡長了眼睛的都能看出來發生了什麼。

趙羨在心裡歎了一口氣，草草繫上衣帶，轉出屏風，喊了一聲，「阿幽。」

就這麼兩個字，卻飽含著顯而易見的情意，同之前那副冷冽的語氣完全不一樣，叫沈笑笑聽了驚訝無比，原來他也會對一個人如此溫柔，這叫她不禁生出幾分好奇來，想看看晉王妃究竟是何方神聖，竟能讓晉王爺態度轉變得如此徹底？

沈笑笑攏了攏衣襟，走了出去，人自先是素白的顏色，目光上移，落在那名女子的臉上，她的神情有一瞬間的驚愕，她從未見過如此合適這個寡淡的顏色的人，讓人看到她的第一眼，便會想起冬天飄落的雪，美而清冷，令人不敢觸碰，卻又莫名生出幾分景仰與嚮往。

對上那雙幽黑又明澈清透的眸子，不知為何，沈笑笑竟生出幾分自慚形穢之感，她終於明白了，為何之前她靠近時趙羨會露出那樣的神色，宛如看見什麼髒汙的東西。

世上有如此乾淨美好的人，泥淖又如何能再入得了他的眼？

沈笑笑只覺得面頰如火燒，她攏緊衣裳，匆匆將腰帶綁好，慌慌張張地奔了出去，腳步聲漸遠，很快就聽不見了。

寒璧小心地望了望自家王爺，又望了望王妃，深深覺得自己是無力參與這種事情的，遂乖覺地輕手輕腳退了出去，將房門關上。

趙羨走到姒幽面前，低頭望著她，輕聲道：「阿幽，我可以解釋，事情不是妳看到的那樣。」

姒幽略微側了側頭，道：「是什麼樣的？」

「我本來是在換衣裳，她不知怎麼就闖進來了……」趙羨眸色頓時加深，「這個

別館是山陽省的官員安排的，明日我便派人去買幾個下人來，將他們都換掉。」
姒幽只是望著他，並不說話。

不知為何，趙羨心裡有些慌了，他伸手欲撫她的髮絲，卻被她側頭躲開。

她淡淡地道：「別碰。」

趙羨的眼神陡然沉了下來，一同沉下去的還有他的心，瞬間便落到了谷底，他聲音低啞地喚了一聲，「阿幽。」

姒幽回視他，眸光淡漠，她道：「脫了。」

乍一聽到這句沒頭沒腦的話，趙羨有些發懵，他不解道：「脫……什麼？」

姒幽指了指他的衣裳，道：「把衣服脫了。」接著又補充了一句，「有別的味道。」
她的嗅覺靈敏甚於常人，打從一進來她就聞到趙羨身上的脂粉香氣，是那個女人的味道，不好聞，她不喜歡。

這種不喜歡的感覺甚至影響到她的情緒，讓她有些焦躁，可她卻說不出焦躁的來源之處，想來想去，便認定是趙羨衣裳上的氣味的緣故。

趙羨聞言，心下略微一鬆，二話不說將外袍脫去了，他嗅了嗅中衣的袖子，那脂粉氣味已經淡到幾乎聞不到，但他擔心姒幽還能聞到，遂將袖子伸到姒幽面前，問道：「還有氣味嗎？」

姒幽看了一眼，點頭道：「還有。」

沒想到連中衣都沾染了脂粉的味道，趙羨擔心熏著她，也顧不得尚有春寒，索性把中衣也脫了下來，露出結實流暢的肩背線條。

他又問姒幽，「現在還有嗎？」

姒幽頓了頓，忽然上前一步，兩人間的距離瞬間拉近許多，近到趙羨能聞到她身上的青竹氣味，比那俗不可耐的脂粉氣味好聞數倍。

緊接著，他感覺到姒幽略踮起腳，輕輕嗅聞著他的脖頸處，如同一隻小動物一般，他甚至能夠感覺到她吐出的清淺氣息，微暖，卻又微涼。

空氣中的寒意令他覺得極冷，而少女的靠近卻又讓他覺得極熱，心怦怦跳著，彷彿下一刻就要破開胸腔似的。

趙羨的聲音低沉，帶著幾分沙啞，問道：「阿幽，還有氣味嗎？」

姒幽沒有回答，她微微合著眼，仍舊輕輕嗅聞著，像是在分辨著氣味，直到過了許久，久到趙羨忍不住側頭去看她，才聽見她慢慢地道：「沒有了，是你的氣味。」

說完，她略略側頭，在男人的脖頸處輕輕落下一個吻。

這個吻落下來的時候，明明是微涼的觸感，趙羨卻覺得那一塊皮膚火熱，像是被什麼燙了一下似的。

趙羨忍不住一顫，雙臂一用力，便將面前的少女緊緊摟住，低頭吻住那柔軟如花瓣的唇，肆意地掠奪，輾轉侵入。

寂靜的屋裡響起曖昧又輕微的水聲，唇舌親密地交纏，恍若疾風驟雨，男子修長的手臂將懷中人圈住，恨不得兩人就此融為一體，生生世世都不再分離。

當吻漸漸由激烈轉為溫柔的時候，趙羨長臂一撈，將懷中的少女打橫抱起，放在軟榻上，青絲漫漫鋪散開來，姒幽緩緩睜開雙目，自下而上地望著他，眸中倒映

著燭光，點點如星子，美麗而璀璨。

她的明眸輕輕眨了眨，神色是不諳世事的天真，卻又透著一抹風情，無端惑人，彷彿深山中的精魅，讓人心甘情願將一切都雙手奉上，譬如性命，抑或是餘生。趙羨輕輕地以拇指撫過她的左邊眼角，那裡有一顆細小到幾不可見的朱砂痣，他忍不住俯下身，慢慢地啄吻著，纏綿的情意如涓涓泉水，幾乎要湧出胸腔。

姒幽的手心緊緊貼著他的心口，忽然開口道：「你這裡，跳得很快。」

「是的。」趙羨毫不隱瞞，聲音低啞而隱忍，「它為妳而跳，此生此世，直到死去。」

姒幽感受著趙羨落在皮膚上的吻，溫熱卻又極致溫柔，她輕輕動了動，問道：「可以不要有別人的氣味嗎？」

聞言，趙羨的動作微微一頓，毫不猶豫地答道：「可以，只有妳。」

身上只有妳的氣味，心也只為妳而跳動。

姒幽側過頭來，輕而緩地觸碰著他的耳廓，趙羨俯下身去，親暱地吻著她白皙纖細的脖頸，如同虔誠的信徒在親吻著一片落下來的雪。

燭光靜靜地燃燒著，將兩人親密的影子投映在牆上，少女的脖頸輕輕往後揚起，露出小巧的下頷，長長的青絲一縷縷落下來，彷彿一朵正在緩慢綻放的花。

窗外的夜幕之上，新月娟娟，夜寒山靜，牆角一樹寒梅正悄無聲息地散發出幽幽的冷香，將這夜色無端襯得旖旎纏綿，一時間屋裡屋外，風月無邊。

次日一早，姒幽一醒來便感覺到一隻手緊緊攬住她的腰身，旁邊傳來男人低沉帶笑的嗓音，「醒了？」

姒幽睜開眼，望著陌生的床帳，正覺得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時，忽然一個溫熱的吻落在她的肩頭，緊接著她被一雙有力的手臂抱了起來，小心地安放在一個溫暖的懷中。

趙羨似乎很喜歡這樣抱著她，將她放在身前，像是抱著什麼稀世珍寶，捨不得放手。

姒幽有些犯懶，她輕輕打了一個呵欠，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趙羨用手輕輕梳弄著她柔順的青絲，問道：「餓了嗎？」

姒幽想了想，道：「有些餓。」

「那便起來了。」

趙羨起身隨意披上外裳，去屏風旁將姒幽的衣裳拿過來，替她一一穿上。

如今他的動作已經很熟練了，甚至姒幽自己都比不上他。

直到一切打點妥當，趙羨才去開門，寒壁正規矩地守在那裡，手裡捧著熱水和布巾，看樣子是等候一些時間了。

趙羨道：「我今日要去查案，妳若是覺得無聊，就出去街上走一走，不過得帶著寒壁她們。」

姒幽點點頭，望著他問道：「你什麼時候會回來？」

趙羨答道：「說不準，若是早些辦完，我便早些回來。」

姒幽想了想，問道：「我可以與你一同去嗎？」

對上那雙幽黑如墨玉一般溫軟的眼眸，趙羨還能說什麼，一時間所有的顧慮都被拋到腦後，滿口答應，「好。」

陵南知府準備了一個早上，終於等來了欽差大人晉王……還有晉王妃。

在稍微的發愣之後，陵南知府好歹保持住鎮定，上前拱手道：「下官林胤然見過王爺，見過王妃。」

趙羨擺了擺手，微笑道：「林府臺不必多禮，關於被殺害的前知州徐如海一案，卷宗都準備好了嗎？」

林胤然立即答道：「都備好了，請王爺隨下官來，請。」

「請。」

趙羨與林胤然往衙門裡走，一路上不少差役都見到跟在一旁的姒幽，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，林胤然看著委實覺得丟人，又覺得晉王實在荒唐，查個案子怎麼把自家王妃也帶上了？

然而心裡嘀咕歸嘀咕，林胤然自是什麼都不敢說，他呵斥那些差役，「看什麼？沒有事情做是不是？」

差役們一聽，連忙鳥獸散。

林胤然尷尬地對趙羨笑道：「屬下無狀，是下官管教不嚴，叫王爺見笑了。」

趙羨微微一笑，「無妨。」

等進了知府衙門後堂，林胤然停下腳步，遲疑地看向姒幽，對趙羨道：「王妃……也去嗎？」

趙羨笑著道：「是。」

林胤然確信自己的拒絕已經非常含蓄地表現出來了，然而趙羨好像聽不懂似的，偏偏他又不能真開口將姒幽趕出去，只能硬著頭皮道：「卷宗放在這邊的屋子，王爺請。」

劉書吏早已等在那裡了，見到他們一行人，連忙將門推開，清晨的朝陽斜斜照了進去，將整間屋子映得明亮，細細的微塵在空氣中飛舞，一股獨屬於古舊書籍的陳朽氣味跟著撲面而來。

趙羨眉頭皺了皺，忽然想起姒幽異於常人的嗅覺，轉頭看向她，低聲問道：「阿幽，妳要進去嗎？」

姒幽確實覺得那氣味有些重，但是聞久了也不是不能忍受，她點點頭，率先踏入屋子，趙羨趕緊跟了上去。

林胤然介紹道：「陵南城近些年來的卷宗都在這裡了。」他領著趙羨兩人到了最靠窗邊的書架旁，對劉書吏吩咐道：「將徐如海滅門一案的卷宗取出來。」

劉書吏連忙照做，足足有一大疊，擺放在書桌上。

林胤然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王爺，這些都是了，案發是在去年臘月，接獲重啟徹查的旨意，衙門也重新調查了一番，但仍舊半點頭緒都沒有，實在是下官無能啊。」

他面上浮現出一抹苦笑，又道：「徐大人素來愛民如子，為官清廉節儉，卻不想突逢大難，下官一日未能抓獲真凶，便一日不能安寢，這數月來，下官是愁白了頭髮，日思夜想，恨不能速速將真凶緝拿歸案，以慰徐大人在天之靈。如今王爺來了，下官這顆心總算是有著落了。」

聽了這番情真意切的話，趙羨笑了笑，道：「林府臺的心意本王知道了，本王定當竭盡所能早日將案情查明。」

林胤然聞言，頓時熱淚盈眶，拱手作揖道：「有王爺這句話，下官就放心了，王爺若有什麼需要，儘管與下官提，下官絕無二話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！」

「好。」趙羨點了點頭，「本王知道了。」

林胤然又對旁邊的劉書吏道：「你這些日子便跟著王爺，協助查案，若王爺需要什麼，立刻來報我。」

劉書吏連忙恭聲應答，「是，大人，卑職明白。」

林胤然與趙羨又說了幾句話才離開，趙羨拉過旁邊的椅子讓姒幽坐下來，這才拿起一本卷宗翻開。

劉書吏立在一旁，殷切笑道：「王爺若是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，盡可以問卑職。」

「嗯，下去吧，本王有事自會叫你。」趙羨自顧自看著卷宗，頭也不抬淡淡道。

劉書吏十分識趣地閉上嘴，退了出去。

溫暖的陽光靜靜落在屋裡，姒幽也抽出一本卷宗翻看，她識字並不多，看不太懂，但態度很認真，叫人見了以為她真的在查閱似的。

姒幽慢慢地翻著卷宗，陳舊的墨香在空氣中氤氳，並不算難聞。

其實早在刑部時趙羨就看過這些卷宗了，他草草翻了一遍，見姒幽看得認真，便過來她身邊坐下，伸手將她圈在懷裡，下頷親暱地抵著她的肩，道：「阿幽，我教妳認字吧？」

姒幽略微驚訝地抬眉，轉頭看他，「現在？」

「嗯。」趙羨捉著她的手，輕輕翻過下一頁，明媚的陽光灑在紙上，將墨色的字清晰地映照出來，他低聲念道：「臘月十八日丑時末，鄰人王德貴起夜，隔牆聞有慘叫聲，既驚且懼，惴惴不安，次日晨起前往徐如海家中查看，門戶大開，門房橫死於階下，他大驚，遂前往官府報案。供述人，王德貴。」

第二十二章 晉王妃賭博有氣魄

一整個上午，趙羨都待在這個屋子裡與姒幽一同看卷宗，直到午時方回了別館，到了下午，他讓侍衛找來府衙的衙役，要去看看案發現場。

那衙役自是不敢推託，領著他們去了。

趙羨站在宅子前面，並不進去，只是打量一番，忽然笑道：「你們前知州大人這宅子修得好。」

衙役不解其意，遂也跟著笑了笑，卻聽趙羨又慢慢地道——

「比得上本王在京中的王府了。」

衙役臉色頓時一變，笑容差點就掛不住了，訥訥道：「這……王爺說笑了，咱們陵南城不過是小地方，如何能與晉王府相比？」

趙羨笑道：「本王也就隨口一說罷了，走吧，進去看看。」

這一回他沒帶姒幽來，身後只跟了兩個晉王府的侍衛，一進宅子，便是一道影壁，那粉白的牆壁上有一道乾涸的血跡，分外刺眼。

趙羨跟著那衙役將宅子走了一遍，因著案發已有數月之久，許多痕跡已經淡去了，並沒有沒什麼收穫，不過趙羨也不急，按照卷宗所記錄的去看了徐如海被害的地方，是在書房。

徐府修得很大，甚至到了違制的地步，廳堂五間九架，屋脊用瓦獸，簷角尚坍繪飾，這是朝廷一品大員才能有的制式，而書房更是離譜，四面的牆上都鑲著一寸厚兩尺寬一丈高的整塊雕花紫檀，一眼望去，當真是貴氣逼人。

趙羨看了看，若要按照一名朝廷官員正常的俸祿來算，恐怕要攢個幾十年才能置辦得起這樣的裝飾。

他慢慢地巡視一圈，在書案前停下，書案很大，是上好的花梨木，後面放著一張太師椅，椅子的靠背和扶手上都殘留著乾涸血跡，書案上也有，呈噴濺狀，足足有好一大片，筆架和硯臺上都沾滿了，可以想見當時的情景有多慘烈。

趙羨看了一會，問那衙役道：「徐大人是在這張椅子上被殺的？」

衙役答道：「是。」

趙羨又看向椅子後面，那裡放著一個多寶架，架子上擺放了各式各樣的器具，有上好的端硯、珍貴的天青彩繪蘭花瓶、白玉貔貅鎮紙、紅珊瑚佛手等等。

趙羨細細打量著，那衙役不知他究竟在看什麼，心裡不免有些忐忑。

趙羨忽然問道：「這屋子有人打掃過嗎？」

衙役愣了一下，道：「這……卑職不知，案發之後，這宅子就被貼了封條，無關人等是不可以進入的。」

聞言，趙羨意味不明地道：「也就是說，能進來這裡的都是與案子有關的人了？」

衙役遲疑片刻，道：「是。」

趙羨伸手摸了摸那架子，一層厚厚的灰塵，顯然許久沒有人進來了，他的眉頭輕輕皺了一下，收回手，目光再次看向那多寶架。

十數個大小不一的格子都塞得滿滿當當，唯有其中一個格子是空的，因為它最靠邊，讓人一下子無法注意到，但若是看見了便會覺得萬分突兀。

趙羨打量了片刻，看那格子的寬窄和高度，放在那裡的應當是一個花瓶。

這個多寶架上有如此多貴重的東西，為何有人會獨獨拿走一個花瓶？

趙羨心裡思索著，同時走上前去仔細觀察，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，這個花瓶是在殺死徐如海沒多久就拿走的，因為格子上面有血痕，很明顯的挪移痕跡，而非自然噴濺上去的。

是誰拿走了花瓶？

換句話說，這個花瓶裡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值得那人拿走？

正在這時，旁邊傳來一個侍衛的聲音，道：「王爺，這裡有東西。」

趙羨立即走過去看，見那名侍衛站在門邊，抬頭盯著門板，道：「王爺，您看。」

趙羨聞言望去，只見那門板上被什麼利器刻了一個印記。

又是一條游魚。趙羨叫來那衙役，問道：「你可知道這條魚是什麼意思？」衙役盯著那游魚的印記看了半晌，顯然是一頭霧水，最後猶豫地道：「這……大概是哪個孩子隨手刻上去的吧，一條魚能有什麼意思？」趙羨的眸光沉了沉，問道：「你們之前查案的時候都沒有人發現這個嗎？」那衙役聽罷，仔細想了想，腦子靈光一閃，道：「說起來，之前的鄭捕快也說起過這個印記，只是後來沒查到什麼線索，也就作罷了。王爺，這東西大概就是隨手刻上去的，沒什麼特別的意思。」趙羨不以為然，反而問道：「那個鄭捕快現在人在何處？」見衙役面露難色，趙羨眉頭一皺，「怎麼了？」衙役乾乾一笑，道：「他前陣子告了假，回鄉下老家了，王爺是想要見他嗎？」趙羨想了想，道：「不了，本王也就是隨口一問罷了。」他轉身離開書房時，道：「這裡本王都看完了，走吧。」衙役忙不迭應了聲「是」，跟在他身後出去了。

那衙役回了府衙沒多久，便聽說知府大人要見他，衙役連忙去拜見。林胤然問道：「你今日隨著王爺去了徐府，可有什麼發現？」衙役道：「沒有，王爺只是進去看了一眼，又問了卑職幾個問題，就出來了。」林胤然目光微凝，略略傾身，道：「他問了你什麼問題？」衙役想了想，答道：「就問了徐大人一些生前的事情，倒沒什麼特別的，只說徐府很大，神色看不出什麼來，像是隨口一說。」林胤然眉頭皺了皺，繼續問：「除此之外，王爺有沒有什麼發現？」「這倒是沒有……啊，對了。」衙役突然想起一事，道：「王爺看見門上刻著一條魚，還問了卑職幾句。」林胤然立即道：「他問了什麼？」衙役答道：「倒也沒什麼要緊事，就問卑職知不知道那條魚，卑職回答那大概是小孩子胡亂刻上去的，之前鄭捕快也提起過這條魚，但後來不是沒有查到什麼線索嗎？」「王爺想要見鄭捕快？」「那倒沒有。」衙役道：「王爺也就是隨口一問，聽卑職說鄭捕快如今告假回了鄉下，不在陵南城了，他便作罷了。」林胤然點點頭，面上閃過深思之色。衙役又問：「大人，還有什麼事情嗎？」林胤然回過神來，吩咐道：「這幾日你與劉書吏一同跟著晉王爺，他若有什麼事情，速來報我。」衙役連忙應下，「是，卑職知道了。」林胤然擺了手，「行了，你去吧。」等衙役走了之後，他站起身來，背著手慢慢踱了幾步。旁邊如木樁子的劉書吏終於出聲道：「大人怎麼了？」

林胤然面上浮現深深的愁緒，道：「晉王來了，本官心裡有些不上不下啊。」

劉書吏道：「大人是怕……」

林胤然踱回書案後方坐下，道：「倒不是怕，只是有些擔心罷了。」他想了想，又彷彿很不安地問道：「鄭捕快是不是知道些什麼？他怎麼回了鄉下？」

劉書吏道：「是卑職讓他回去的。」

林胤然猛地轉頭看他，下頷明顯一緊，道：「繼續說。」

劉書吏道：「他是個擰脾氣，當初那群匪寇伏法之後，他來找卑職，說此案恐有隱情。」

林胤然一驚，連忙追問：「後來呢？」

劉書吏笑了笑，道：「犯人都抓到了，也全部招供了，案子已結，哪裡還有什麼隱情？後來卑職尋個錯處，讓他回鄉下了。」

林胤然眉頭皺得死緊，道：「可是朝廷現在派了欽差來，顯然是對這案子有疑慮。」

聞言，劉書吏滿不在乎道：「那就讓他們查吧。」

林胤然遲疑道：「若真查出些什麼來呢？」

劉書吏一頓，很快又笑了，「若真查出什麼來，也只是治大人一個失職之過罷了。」

見林胤然仍舊面有愁緒，他便道：「再不濟，上頭還有一個巡撫大人頂著，天塌下來也砸不到您的頭上。」

聽了這話，林胤然果然鎮靜下來，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你說的有理。」他站起身來，道：「備轎，本官要去拜見巡撫大人。」

趙羨回到別館的時候，已是夜幕四臨，燈燭通明，他遍尋別館也不見姒幽，找了下人問道：「王妃在何處？」

那下人道：「王妃傍晚時候便出去了，還未回來。」

趙羨心裡一緊，又問：「她是一個人出去的嗎？」

下人答道：「是帶著寒鑒與明月一道去的。」

姒幽出去玩，趙羨倒是不擔心，他擔心的是她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，在這陵南城她人生地不熟的，也不知民風如何，若是出了什麼事情可就糟了。

趙羨一顆心提得老高，立即帶著幾個侍衛出門去找，哪知找了半個時辰，幾乎轉遍了大半個陵南城，還是沒有找到人，他緊張起來，立即派人去找林胤然，將府衙裡的捕快全部借來找人。

一時間，陵南城裡的百姓看到了往日裡看不到的場景，幾乎所有的捕快同時出動，在大街小巷裡穿梭，像是在找什麼人。

百姓們猜測著是不是要抓什麼賊人，又有人聯想到去年前知州被滅門的事情，一時間心裡都惶惶不安，也不在外面轉悠了，各自回家去，沒多久，原本繁華熱鬧的街頭竟然見不到幾個行人。

而此時，在城南的一家店鋪裡，人聲鼎沸，熱鬧非凡。

幾乎在大部分的城裡都有這麼一家類似的鋪子，從外面看不出來什麼，內裡空間

卻很大，沒什麼布局，一眼望過去分外敞亮，幾張桌子分布排開，每張桌子周圍都圍了數十人，情緒激動，或喜或怒，或哭或笑，可謂是眾生百態了。

這個地方就是賭莊，大多數賭莊都開在角落，外觀是一座普普通通的二層小樓，然而一旦走進來，就會發現內裡別有洞天。

而此時，其中的一張賭桌與別的賭桌不大一樣，這張賭桌開在二樓雅間，桌邊圍坐著幾個人，有男有女，其中一名少女氣質清冷，神色淡漠，明顯與旁人格格不入。

這一張賭桌很大，莊家是一名徐娘半老的女子，她手裡拿著幾枚骰子，慢慢地拋著，笑咪咪地望著對面的少年道：「小哥，還來不來？」

那少年生了一張娃娃臉，赫然是本該在京師的江九，他咬咬牙，又從懷裡摸出幾張銀票來，往桌上一拍，道：「來！」接著他又對一旁的姍幽道：「我再玩一把就走。」

姍幽淡淡地道：「再輸一把？」

江九氣急敗壞地道：「呸呸，什麼輸一把？要贏！」

那莊家噗嗤笑出聲來，將骰子往上一拋，右手輕掃，盡數投入骰盅，一下一下地搖起來，骰子在盅內發出好聽的聲音，她笑吟吟問江九，「還是賭大小？」

江九道：「賭！」

莊家笑道：「小哥好氣魄。」

不過有沒有運氣就不知道了。

莊家笑著向其他人示意，「來來，各位都下注吧，買定離手。」

這雅間與樓下的賭桌不同，是專為有錢的賭徒們準備的，身上若是沒有帶夠銀子的可上不來，是以這裡也不像樓下那般鬧哄哄。

幾個賭徒的年紀有大有小，都紛紛下了注，其中一個年輕公子買了小之後，不停地拿眼角瞟向姍幽，那點心思都寫在臉上了。

寒璧見狀相當不悅，自打她進來之後就一直板著小臉，與明月一左一右站在姍幽身後，生怕別人占了她們王妃的便宜，可是她們又不能把其他人的眼睛都捂住，遂只能惡狠狠瞪回去。

那人不以為意，繼續打量著姍幽，視線也越來越露骨。

一旁猶豫著該買大還是買小的江九正好看見了，二話不說，掏出一把匕首往桌上匡地一插，整個賭桌都震了一下，所有人都被嚇了一跳，驚恐地望著他。

江九哼了一聲，怒氣衝衝地向那人罵道：「看什麼看？再看小爺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當葡萄踩！」

那人雖然有色心，但到底是個公子哥兒，哪裡料想得到江九會有這等悍匪行徑，嚇得一縮脖子，果然不敢再看了。

江九也沒管那匕首，任由它釘在桌子上，然後舉著銀票再次猶豫起來。

莊家露出一絲笑意，道：「小哥，你倒是快點兒啊。」

「催什麼？」江九不耐煩地道：「銀票現在還姓小爺的名姓呢。」

莊家翻了一個白眼，不再催促，旁邊幾個賭徒想說什麼，可是一看見那把鋒利的

匕首，又把話給嚥回了肚子裡。

就在江九舉棋不定的時候，一旁的姍幽突然伸出手來，在賭桌上輕輕點了點，道：「買這個。」

江九再次確認的問道：「買小？」

見姍幽點頭，江九咬一牙，心一狠，把幾張銀票往桌上狠狠一拍，發出砰的一聲，對莊家道：「開！」

莊家忍不住笑著調侃道：「哦喲，小哥您悠著點，可別把奴家這桌子給拍裂了，奴家日後還得靠著它養家糊口呢。」

她一邊調笑著，一邊揭開了骰盅，旁邊傳來一聲驚呼，「一、二、三，小。」

莊家低頭一看，果然是六點，她驚訝地挑了挑眉，望了姍幽一眼，笑吟吟道：「還真是開了小，這位姑娘果然厲害啊。」

這一把是江九和那年輕公子贏了，江九頓時喜笑顏開，將銀票攙了過來，數了數，笑道：「一共八百五十兩，四百五十兩分給妳好了。」

他說著，果然數出四百五十兩銀票推給姍幽，姍幽看了看，頓時若有所思。

江九把銀票疊好折起，往懷裡一揣，起身對姍幽道：「走了走了。」

莊家柳眉輕挑，笑道：「小哥不玩了？」

江九擺手道：「不了，改日再玩，今日還有事情。」

豈料他一番催促，姍幽卻不動如山，表情平靜地看著那莊家，竟是在等待著。

莊家嘆嗤一笑，慢悠悠道：「你不想玩，這位姑娘卻想玩了。」

江九目瞪口呆。

姍幽淡聲道：「繼續。」

寒壁與明月都傻眼了，王妃好像是認真地想要賭錢，這可怎麼辦？王爺您在哪裡啊？

然而不論她們在心裡如何呼喊，趙羨並沒有及時出現，第二輪賭局又開始了。

那莊家似乎對姍幽來了點興趣，笑咪咪問道：「這位姑娘，是想賭大小還是想玩別的什麼？咱們這兒還有牌九、六博、雙陸、五木、番攤，應有盡有，樣樣都好玩的緊。」

任她說了一大堆，姍幽卻還是淡淡道：「賭大小。」

得，白說了，莊家也不惱，仍舊是笑著，道：「好，都聽您的意思。」她捧著那骰盅搖了起來，搖了一陣，最後才放定，招呼道：「請諸位下注，是大是小，買定離手。」

其餘人都陸陸續續地下了注，姍幽看了看，將剛剛拿到手的四百五十兩銀票全部推到大的那一邊。

江九霎時睜大眼睛，低聲問道：「妳全買了？」

姍幽看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全買了。」

江九揣著那好不容易才贏來的四百兩，猶豫了半天，道：「那我還是跟著妳吧，要輸一起輸。」說完，便將銀票也押在了大。

莊家笑了笑，揭開骰盅，赫然是四四五，十三點，開大。

江九激動地一拍桌子，「贏了！」

莊家也是詫異不已，她看了姍幽一眼，淺笑道：「姑娘運氣果然是極好的，恭喜了。」

於是姍幽剛剛才到手的四百五十兩立即翻了一倍，變成了九百兩。

然而這只是開始，此後幾局，不論她怎麼買，隨眾抑或是自己單買，總是能贏，就好像那般盅裡的骰子是按著她的心意擺出來似的。

很快，姍幽面前的銀票就堆了厚厚一疊，惹得寒璧和明月目瞪口呆，她們王妃的賭運這麼好嗎？根本只要下注就必能贏錢。

後來其他的賭客也都看出苗頭來了，爭相跟著姍幽買，姍幽買大，他們跟大，姍幽買小，他們跟小，姍幽若是不動，他們也就不動，捏著銀票眼巴巴地看著，好似一群溫馴的羊，尤其是江九，一雙眼睛露出深深的崇敬，那模樣恨不得要當場拜姍幽為師了。

當所有的賭客都贏的時候，那就是莊家賠錢了，而且還賠了不少。

那莊家再也維持不住笑意，神色嚴肅地打量著姍幽，這賭場是她開的，她做了這麼多年的莊家，早就把這點事情摸得門兒清，賭博這種事情有輸有贏很正常，輸多贏少也是正常，可要是一直贏那就很不對勁了。

她懷疑姍幽動了手腳，所以一直在觀察她，試圖找出什麼端倪來。

然而姍幽毫無破綻，她離賭桌不是很近，甚至兩隻手都沒有放在桌上，賭桌很大，她坐的位置必須要站起來才能摸到骰盅，而骰盅這些東西都是賭莊提供的，絕不可能出什麼意外。

太奇怪了，莊家皺著細長的柳眉，一下一下地搖著骰盅，目光緊緊盯著姍幽，不敢錯過她任何一個微小的動作，生怕著了道，然而直到骰盅落定，她也沒動過分毫，表情平靜無比，就好像在看什麼尋常的事情一般。

莊家謹慎地道：「請客人們下注，買定離手。」

她之所以如臨大敵，正是因為姍幽與其他人不一樣，每次下注她都毫不顧忌本錢，不論面前擺了多少銀票，都是全部下。

一開始倒還好，也賠得起，然而錢滾錢，如雪球一般，到了現在，她面前那一堆銀票的數額已是十分驚人，若是再輸，這家賭場恐怕要關門了。

莊家的額上漸漸滲出了汗，寒璧與明月兩人亦是萬分緊張，緊緊盯著姍幽，手都捏成了拳，這一堆銀票怕是有十萬兩上下了。

她們王妃好厲害，贏了好多錢！

就在所有人的等待中，姍幽動了，她將所有銀票如之前那般推向其中一方，淡淡地道：「買小。」

聲音輕飄飄的，好像那不是十萬銀票，而是一堆不值錢的廢紙。

與此同時，莊家的額上有冷汗滑落下來，順著線條優美的下頷，滴落在光潔的桌面上。

姍幽抬眼看向她，眸光明澈如清泉，淡漠而清冷，彷彿能看透人心，她再次開口，重複一遍，「買小。」

一瞬間，所有人都回過神來，他們剛剛跟著姍幽也贏了不少，至少之前輸的本錢都回來了，手裡還有些富餘。

人就是這樣，輸的時候是光腳不怕穿鞋的，贏的時候反而瞻前顧後起來，能上來二樓賭錢的大多都是常客，他們深知物極必反的規律，一旦運氣好到了極點的時候，往往也是噩運降臨的時候，猝不及防就會賠個底兒掉。

賭客們爽快者如江九，二話不說把銀票一推，跟著姍幽全部買小，更多的是猶豫者，他們有的磨磨蹭蹭跟著姍幽買了一點，也有觀望的，還有一部分最後選擇買大。

等所有人都下好了注，莊家才深吸了一口氣，望著眾人道：「諸位，買定離手。」眾人紛紛後退一步，氣氛瞬間凝重起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緊緊盯著那小小的骰盅。莊家將細長的手指按在骰盅上方，染著紅色蔻丹的指甲在燭光下分外豔麗，她輕輕揭起骰盅，露出一絲縫隙，在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正在這時，一道清冷的聲音忽然響起，「別動。」

第二十三章 賭莊被查抄

趙羨帶著侍衛與衙門的捕快找遍了整個陵南城，一顆心急得不行，如在油鍋中煎熬，最後無法，索性順著沒打烊的店鋪挨個問過去，直到問到一家裁縫鋪子。鋪子生意冷清，一個小夥計坐在裡面嗑瓜子，趙羨進了門便問道：「打擾了，這位小兄弟，向你打聽一個人。」

那小夥計抬頭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趙羨道：「是一個姑娘，年紀與你差不多大，長得有我肩膀這麼高，模樣生得很是漂亮，穿了一身素色的衣裳，看上去像是富貴人家的小姐。」

「漂亮的小姑娘。」小夥計含著瓜子，眼珠子滴溜溜一轉，拖長了聲音道：「好像……有點印象啊……」

趙羨心中一喜，立即問道：「在哪裡見過？」

小夥計哼哼唧唧，「讓我想想啊……」

趙羨見他那般模樣，哪還有不清楚的？衝侍衛使了個眼色，一錠銀子立即被放在夥計面前。

那夥計雙眼頓時一亮，拿起銀子往懷裡一塞，頓時竹筒倒豆子似的道：「哎我記得了，那位小姐穿著上好的雲紋絲絹料子，我還多看了好幾眼，她原本帶著兩個丫鬟路過，結果遇到了一個男的。」

趙羨眸色微暗，「男的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趙羨沉住氣，繼續問道：「後來呢？發生了什麼？」

夥計答道：「後來那位小姐與那男的說了幾句話，就跟著那男的走了。」

趙羨呼吸一滯，「去哪裡了？」

夥計吐掉嘴裡的瓜子殼，抬起下巴示意他看對面，道：「喏，他們去那裡了。」

趙羨回頭，卻見對面是一座二層小樓，門窗全都緊閉，唯有一張深色的門簾懸掛在正門位置，不時有人出入其中。

不論怎麼看，那都不像是一個正經地方。

趙羨甚至注意到一名跟著的捕快臉色微變，他眼風一掃，立即問道：「那是什麼地方？」

那捕快去情尷尬，低聲道：「回王爺的話，那裡是……是一家黑賭莊。」

趙羨的腦子裡迅速閃過無數的畫面，單純的姝幽被路人騙了進去，然後……

趙羨一咬牙，轉身大步流星地往那二層小樓走去，幾個捕快和侍衛連忙追上去，將門簾一掀，然後一扯，簾子掉了下來，一名捕快高聲吼道：「府衙清查，肅靜！」鬧哄哄的大堂瞬間安靜下來，沉浸在賭興中的賭徒們宛如兜頭被潑了一桶冰水，從頭涼到腳底板，面面相覷，措手不及。

「別動。」

這一聲響起時，所有人的心都不約而同地一跳，莊家的手指顫抖了一下，差點沒按住那骰盅，她勉力吸了一口氣，望著姝幽道：「客人有什麼事？」

姝幽直視著她，眸子幽黑如墨玉一般，彷彿能將人的心思一眼看穿，她道：「裡面的骰子剛剛動了。」

所有人靜寂一瞬之後，譁然聲起。

莊家臉色劇變，她冷聲道：「妳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姝幽平靜回視，語氣毫無情緒，「在妳碰到骰盅的時候，骰子動了。」

一個賭客驚聲道：「三娘子，妳竟然出千？」

「不會吧？」

「三娘子，她說的是真的嗎？妳動了骰盅？」

賭客們七嘴八舌，疑惑者有之，不信者有之，甚至有人懷疑姝幽，「妳不會是怕輸了才故意誣陷人吧？三娘子在陵南城開了五年的賭莊，怎麼可能出千？」

三娘子立即收斂驚懼之色，鎮靜下來，望著姝幽道：「承蒙諸位信任三娘子，奴家不勝感激，客人若有證據，證明奴家對骰盅動了手腳，就請拿出來，否則……」她輕笑一聲，道：「信口雌黃，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想誣賴人，我三娘子可不是吃素的。」

寒璧與明月頓時緊張起來，皆是上前一步，護在姝幽左右。

寒璧嚥了嚥口水，望著三娘子道：「妳想做什麼？我們王、我們小姐不是那樣的人，一定是妳動了手腳。」

三娘子嗤笑道：「我若是方才動了手腳，叫我全家死絕。」

這毒誓發得猝不及防，寒璧從來沒有碰過這種人，她一時噎住了，竟不知如何回話。

三娘子也不搭理她，繼續對姝幽道：「這位客人，您倒是說說，三娘子我方才怎麼動了手腳的？」

姝幽沒有回答，一瞬間議論聲再起。

三娘子笑道：「輸不起就不要來賭莊，姑娘一看就是富貴人家出身，在家裡架個桌子，擺個局，有的是人陪妳玩，何必要來尋我們的晦氣？」

姍幽定定的瞅著她，仍是不應聲。

「怎麼，姑娘不肯說話了？」三娘子一手撐著桌面，歪著頭笑了，姍好的面容上浮現魅色，「在我的地盤刻意攪局，我可要教教妳規矩了，免得日後有人爭相仿效，後患無窮。」

三娘子站直身子，拍了三下手，樓下立刻傳來沉重的腳步聲，咚咚咚直奔二樓，緊接著幾個彪形壯漢一把推開雅間的門，如小山一般堵在門口，領頭那人四下掃了一眼，聲如洪鐘問道：「三娘子，是誰在搗亂？」

三娘子朝姍幽的方向一指，那幾個大漢先是一愣，隨即便要過來抓人。

江九猛地站起身來，一拍桌子，厲聲道：「誰敢動？」

他的氣勢驚大，頓時震住了那幾個打手。

三娘子咯咯掩唇輕笑道：「小哥生氣了？」

江九面無表情地望著她，道：「她是我帶來的，三娘子要找，也是找我才對。」

聞言，三娘子笑得前俯後仰，正在這時，桌邊傳來輕輕的幾聲，像是有人在敲桌子，緊接著一道清冷的聲音淡淡傳來，「就是這樣做的。」

三娘子的笑聲戛然而止，她猛地轉頭看去，就見那少女五指微張，握成空拳放在桌上，拇指張開，食指與中指略微併攏，小拇指屈起，動的是無名指，正在輕輕敲打著桌面。

這是一個揭開骰盅的動作，若是她手中握著的是骰盅，那麼無名指敲打的正是盅身位置。

一看到這個動作，三娘子的頭皮頓時一麻，眼底有驚慌一閃而逝。

是的，她剛剛確實做了手腳，用的就是這個動作，很巧妙地改了骰子的點數，這種動作一般人是做不出來的，而她開設賭莊這麼多年，就是靠著這一手屹立不搖，可她萬萬沒想到，終日打雁卻叫雁啄了眼，竟然真的有人看清楚了這個動作。姍幽鬆開手，慢慢地道：「我現在能說出妳骰盅裡的點數。」

話音一落，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涼氣，三娘子更是大驚失色，失聲叫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姍幽望著她，不解地反問：「為什麼不可能？」

三娘子美目瞪大，道：「擲骰子這種事情，開幾點全是運氣，妳如何能知道？」

姍幽卻平靜地道：「若我真的知道呢？」

三娘子的嘴唇略微發白，她深吸一口氣，道：「那妳說說，現在骰盅裡是幾點？」

姍幽想了想，道：「之前是一一四，小，在動了一下之後，是一一一，三點。」

有人立即道：「是豹子。」

「莊家通吃！」

三娘子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，便有心急的賭客上前，趁她不注意一把揭開了賭盅，眾人一看，裡面靜靜躺著三枚骰子，都是一點朱紅，赫然是三點豹子。

一名賭客怒道：「三娘子妳果真出老千！」

「果然是！」

「這竟是一家黑賭莊，三娘子，枉我等這般信任妳！」

一時間眾人情緒激動。

三娘子的臉色難看得猶如鍋底，她看著憤怒的賭客們，表情也冷了下來，道：「誰說我出了千？三點豹子就是我出千了？」

「她都說出點數了，妳還不承認？」

「休要狡辯了！」

「給錢！」

「對，賠錢！」

眼看局面要失控了，甚至有人趁亂伸手去抓賭桌上的銀票，三娘子見了，雙眸一凜，猛然一拍桌子，高聲道：「還愣著做什麼？我倒要看看今天誰敢動！」

她話音落下的同時，雅間門口突然傳來一個男子低沉的嗓音，「說的好，我倒要看看誰敢動。」

屋子裡眾人都是一驚，立即扭頭看向聲音來源，唯有寒壁和明月面上露出了驚喜之色，叫道：「王爺！」

所有人都是一臉懵，連打手都下意識往旁邊退開。

王爺？什麼王爺？

一名身形高大的男子出現在雅間門口，容貌俊美，神色凌厲地看向眾人，如同在看一群廢物，而後目光鎖定在姍幽身上，表情迅速柔和下來，宛如冰雪消融，其速度之快，叫旁人以為他變了一張臉。

此人正是趙羨，見到姍幽的那一瞬間，確認她沒事，他徹底鬆了一口氣，天知道剛剛那一段短短的路程，他的腦子裡到底想了些什麼。

趙羨的心安定下來，甚至不自覺露出一個和煦的笑，朝她走過去，道：「阿幽，怎麼到這裡來了？」

他上來之前還想著要好好教她，不許隨意輕信別人，但是一看到她，什麼教訓的話都說不出來了，只想將她擁入懷中，旁的多說一句都是浪費時間。

姍幽答道：「來這裡賺錢。」

聽到這話，三娘子和所有賭客都呆了。

最後是趙羨率先反應過來，笑著問道：「賺了多少了？」

姍幽指了指桌上那一疊厚厚的銀票，道：「有這麼多。」

趙羨打眼一看，笑道：「阿幽好厲害。」

他真心實意地稱讚了一句之後，又掃了雅間裡的賭客們一眼，目光落在那幾個打手身上，聲音倏然冷下來，對身後的捕快道：「朝廷禁賭已有數十年之久，這裡竟然還有人私設賭莊，公然對抗朝廷，都抓起來，讓林知府好好審一審。」

眾捕快齊聲應答，「是！」

今天來賭莊的人都遭了殃，被捕快們逮個正著，大齊禁賭，開設賭坊者要罰，參與賭博的人也要罰，於是陵南城的百姓們都看到了一幅奇景。

當看到數十個賭客綁成一串被押出來的時候，裁縫鋪子裡的夥計驚呆了，睜大著眼睛，瓜子殼都忘了吐。

陵南城裡唯一的一家賭莊，於今日夜裡被衙門給封了，聽說是因為得罪了一個不得了的大人物。

總之，當三娘子被押著路過姒幽身旁時，她的表情極其精彩，像是不可置信，又像是不甘心，叫住她問道：「妳之前當真是聽出來的？」

姒幽平靜地回視她，點點頭。

得到了肯定的回覆，三娘子倒是沒那麼震驚了，只是笑歎一聲，「想不到我三娘子還有翻船的一日。」

捕快粗聲粗氣地催促道：「快走。」

三娘子斜瞟了他一眼，笑著輕哼道：「催什麼？劉捕頭，您往日裡來咱們賭莊的次數還少了嗎，要不要我給您數數？」

眾人聞聲看去，皆是嗤笑起來，劉捕頭的臉色乍紅乍白，跟開了染料鋪子似的，分外滑稽。

賭客們和賭莊裡的人都被押去了衙門，姒幽站在路邊望著，眼裡閃過疑惑之色。

趙羨見狀便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姒幽道：「他不見了。」

趙羨先是一愣，而後猛地醒過神來，他忽然想起那個夥計說的話，他迅速回頭看了一眼，低聲道：「帶妳進去賭的那個人不見了？」

姒幽點點頭。

趙羨面上浮現出若有所思之色，問道：「妳認得他嗎？」

姒幽道：「認得，他叫江九。」

大齊朝在先帝時便有律例，明令禁止民間賭博，發現賭者，杖一百，並沒收家籍浮財，設賭者一律充軍。

等到靖光帝繼位，禁賭不如從前那般嚴厲了，賭風漸起，只是都悄悄在暗地裡賭，無人敢搬到明面上。

想要賭很容易，三枚骰子，一個骰盅，窩在哪個旮旯裡都能賭，要禁賭卻很難，費力又不討好，於是大多地方官員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只要事情沒捅開就好。然而今天這事卻無法善了，因為捅開它的人是奉旨來查案的欽差，是一個王爺。林胤然連晚膳都沒用完，就被人報了此事，急忙穿上官袍去處理，等盡數處理完已是半夜時分，人都差點累癱了。

林胤然一邊走，一邊歎了一口氣，對劉書吏道：「真是來了一個煞星，這些破事幾時才算完？」

劉書吏道：「等案子查明王爺就會走了。」

林胤然登時一個激靈，瞪著他，「查明？查明什麼？」

「不管是查明什麼，讓王爺能回去交差也就是了。」劉書吏的雙眼在昏暗的燈光下閃爍著微芒，慢條斯理地道：「王爺能交差，大人也就能交差了。」

林胤然面上頓時浮現若有所思之色，道：「且容本官仔細想想。」

陵南城府衙的大牢裡，唯有火把照亮著漆黑的走廊，牢頭上了年紀，趴在桌上早就睡熟了，正在這時，門忽然開了，一道黑影迅速竄了進來。

那人腳步輕巧地走過牢房走廊，左右張望，最後在一間牢房門前站定，輕輕叫了一聲，「三娘子。」

牢裡坐著的女人動了動，抬頭望向來人，表情毫不意外似的，站起身來低聲罵道：「好你個小兔崽子，老娘還以為你不來了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那人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三娘子莫急，我這就放妳出來。」

若是姍幽在場，定然能聽出來此人正是之前悄悄溜走的江九。

江九幾下便將鎖打開了，形同虛設，他輕輕拉開牢門，催促道：「先走。」

趁著夜深人靜，兩人很快便輕手輕腳離開了牢房，那牢頭竟然絲毫無覺，鼾聲陣陣，睡得正香。

等溜出了府衙，走在寂靜的長街上，江三娘子才長長吐了一口氣，一巴掌拍上江九的腦門，惡狠狠罵道：「好你個江小九，帶人來攬老娘的局，還連累我的賭莊被封了，我非得告訴江七不可！」

開賭莊時，她都讓人管她叫「三娘子」，沒人知曉她姓江。

「三娘子，別別。」江九登時慘嚎一聲，哀求道：「可千萬別告訴江七，我叫妳親娘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」

江三娘子瞪他，「不是故意的？你帶了這麼個厲害人物來我的賭莊，你還裝無辜？」

江九小聲討饒，「我真的不知道她這麼厲害。」

江三娘子嗤笑，「我看你之前跟著她下注贏錢，倒贏得很歡喜啊，嘖嘖，那模樣恨不得當場給她叩頭拜師了。」

江九嘿嘿一笑，江三娘子又是一巴掌拍在他後腦杓上，罵道：「沒臉沒皮的樣兒，老娘總有一天要收拾你。」

一聽這話，江九便知道此事揭過去了，心裡大鬆一口氣，只要江七不知道就行，之後什麼事都好說。

江三娘子斜睨著他，話鋒一轉道：「說吧，好好的京城不待著，你突然來陵南做什麼？」她抱著雙臂，又道：「我聽說江十二之前去了一趟京城，人說沒就沒了，也不知道是誰幹的，閣主發了好大一通脾氣，我思來想去，也就你和江七清楚其中的內情了。」

江九道：「三娘子，我正是為了此事來陵南的。」

江三娘子神情一肅，道：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江九四下看了看，道：「此處非談話之地，我們換個地方說。」

一刻鐘後，兩人到了江三娘子家中，江三娘子道：「我這小破地方沒有人會來，你就放心說吧。」

江九低聲問道：「妳還有多久要服藥？」

江三娘子一怔，答道：「認真算來的話還有八日，不過……」她忽然神情一正，盯著江九道：「你突然問這個做什麼？莫不是你又把五蘊毒的解藥弄丟了？這次我可真是沒法幫你了，上一回的解藥遲了整整五日，讓我吃足了苦頭，齊盛那個老東西，我估摸著他是有別的打算了。」

「並非如此，我是另外有事情告訴妳。」江九望著她的眼睛，認真問道：「妳想解毒嗎？」

江三娘子狐疑地打量他一番，道：「誰不想解毒？只是五蘊毒無解，怎麼，你又想到了什麼鬼主意？」

江九道：「我的毒解了。」

江三娘子怔了怔，立即拉過他的手，將袖子往上一推，果然見到手臂上什麼痕跡也沒有了，她不可置信地睜大眼睛，「果真能解？」

「我江小九何時騙過人？」他將袖子放下來，道：「上回解藥丟了，承蒙三娘子相幫，救命之恩不敢或忘，如今是該回報三娘子的時候了。」

他將解毒的事情細細說來。

待聽到江十二喪命是因為此事時，江三娘子驚了，道：「江十二原是碧水閣那邊的人，心思陰毒，這種事情你們竟也敢告訴他，果真是膽大。」

江九老老實實地道：「這是我和江七想出來的主意，若沒有江十二，我們一時半會也籌不到那麼多銀子。」

江三娘子疑惑問道：「要多少銀子？」

江九伸出右手的三根手指頭，道：「三百萬兩。」

江三娘子險些被噎到，難掩震驚，「要這麼多？」她站起身來，轉了一圈，哭笑不得道：「江小九，你今日若是不來我的賭莊，我倒還能搜羅出一些積蓄，可是賭莊如今被官府查封，家財全部沒了，半個子兒都沒給我留下，我如今一貧如洗，便是大街上的乞丐都比我富裕。」

江九也自知理虧，他咳了一聲，道：「莫急，咱們沒有錢，還有別的啊。」

江三娘子狐疑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江九道：「我問妳，去年在大秦山的那一筆生意是誰接的？」

「大秦山……」江三娘子立時頓悟，道：「你是說刺殺晉王的那件事？」

江九點點頭，又道：「還有徐如海被滅門的事情，這些情報消息對晉王來說，難道不比錢更值錢嗎？」

江三娘子沉吟道：「我在陵南城待了這麼久，徐如海的事情我倒是知道得清楚，但是大秦山的那樁生意是碧水閣做的，你也知道閣裡有規矩，江汀閣向來不許與碧水閣私下往來，那樁生意的情報是江二收集的，要想從他那裡摳出消息來，恐怕比登天還難。」

江九道：「那就慢慢來，總有辦法查出來的。」

江三娘子道：「且容我再想一想。」

江九知道她心中的考慮，碧水江汀閣看似一體，實則不然，兩者相差甚遠，碧水

閣裡大多都是些窮凶惡極之徒，整日刀口舔血，做些殺人的勾當。

而江汀閣則是主要收集各方情報消息，閣裡有明令，不許兩方的人私下往來，碧水閣接了什麼生意，江汀閣收集了哪些消息，都不允許透露，一經發現，便會立即處理掉。

江三娘子是江汀閣的老人了，她自然深知其中的忌諱，如今要她將知道的情報透露給別人，還是給一個與朝廷有重大干係的人，她不放心。

一旦將徐如海的事情說出去，不止她會引起閣主齊盛的疑心，甚至整個碧水江汀閣都會為之傾覆，暴露於世人眼前。

江三娘子遲遲不應，江九忽然想起來時江七叮囑過他的話，便開口道：「妳難道不想離開江汀閣嗎？碧水閣收錢殺人是他們的事情，與我們有何干係？若真的扳倒了碧水閣，我們也不必再受齊盛驅使了。」

江三娘子望著他，滿眼不信，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？你又如何能保證朝廷到時候一定會放過我們？」

江九慢悠悠道：「若是我們尋求一處庇護呢？」

Crescent Family